

## 打拐枣

□朱孝才



祝明 摄

霜降一过，低山一带的拐枣就可以开打了。

从低山到高山，一季拐枣能打到腊月间。

拐枣树是杂树，很少见直溜挺拔高大的，大多长得七歪八拐。若是寻常杂树，一般都让山里人给砍了。就算当柴烧，青冈、皂角树也比它强。所以蓄着，就为它能结拐枣。

拐枣像无花果，果子总在不经意间就从树枝叶梢里长出来，歪歪扭扭似干似丫，竹节虫一般。一串串小枣核一般的果粒儿，从浅绿到浅黄最后变成浅浅的棕红色，淡淡的果香在不算繁茂的枝叶间弥漫开来，蜜蜂、果蝇“嗡嗡嘤嘤”，鸟儿、松鼠飞来跳去的，拐枣就熟了。不认识拐枣的城里人，很难把拐枣和枝丫分得清，毕竟它长得弯弯拐拐七齿八牙，如果不说它能吃，没人会相信它不是柴呀棍儿啥的。拐枣拐枣，似拐似枣，这名儿贱却是恰如其分，也好记。

近几年山里很多野果树，如野柿子、山梨、木瓜等渐渐绝迹，或是向更高更远的山里迁徙，拐枣也不例外。我住的这山村，往年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总能见到拐枣树，这几年只在后山脚下还有十来棵了。虽然年年还在挂果，产量却是减了三四成。长在低处的果树，大都枯死了；没枯死的，也光长枝干不结果。

拐枣皮薄肉厚香甜甜，是山里娃娃和女人家的零嘴儿，更是男人泡酒绝无仅有的恩赐，男女老少

真正的心头好。现在金贵了，更是爱惜得不行。

收获季还没到，拐枣树的主家便开始悄悄准备打拐枣的工具。过去果子多，大张旗鼓地打，大大方方送人都不算啥；现在，树少果子少，送一个不送一个容易得罪人，只有先打下来看人情说话了。

打拐枣的工具是竹竿，楠竹毛竹还不行，必须是老斑竹才好。老斑竹竹竿细长，趁手。齐根砍了，竹梢拇指粗细处断尖，别去枝叶，一根打拐枣的工具就成了。这样

的竹竿足有四五米长，加上竹梯，再高的树丫也能够着。竹竿牢实，其尖端却是弹簧一样的软。这样的竹竿伸到拐枣树的枝丫间，够到拐枣的细枝，轻轻一抖一弹，枝条儿就从枝干上剥离开，簌簌地往地下掉落。这是现在的打法，轻举轻打小心翼翼就怕伤了果子。过去呢？只管挥起竹竿照着树梢“噼里啪啦”一阵击打，枝叶横飞间，拐枣就抖落一地。树下等着的人，通常是娃娃和女人家，只管挑完整的拐枣往背篋、提篮里放就行。

拐枣成熟的季节刚好是油桐下树，打拐枣的竹竿还可以用作打“桐子”。常常见男人们像猴儿一样呼呼地爬上树冠，晃悠悠地挥舞着竹竿使劲打，看着都带劲儿。一天下来不叫一声累，那一定是喝了一盖半碗头年泡的拐枣酒。山里人不懂养生也稀罕钱，别说海马鹿茸人参，就是枸杞大枣这些大路货也是舍不得买的。要泡酒首选拐枣，奢侈点的也就丢几块黄精，山里人管它叫“老虎姜”，也是山里寻常物，随手能采得着的。酒是村里酒坊自酿的高粱、苞谷或谷子酒，浓烈醇厚，一二十元钱一斤。村里妇人平日里和男人说话总是冲，烟钱酒钱卡得都紧，但到了拐枣成熟的时节，她们倒是一个比一个舍得了。常常见女人提着塑料桶，整桶整桶打了白酒往玻璃坛子瓦罐里倒，里面垫着洗得干干净净的上好拐枣。拐枣糖分高，皮儿薄易渗透，不出三两月，清清亮亮的白酒成了金灿灿的黄浆，拐枣酒就可以喝了。这时候，正是数九寒冬，年节也到了，正是喝酒的好时节。

酒是拐枣最好的搭配。山里住久了，我就想学着山里人泡酒。没有一种野果能像拐枣这样，天南地北地单单成就了一个用处，以至于提起拐枣，人们嘴里蹦出的第一个词组就是拐枣酒。这么说来，不知是酒成就了拐枣长长的念想，还是拐枣成就了酒的名头呢？

不必纠结。看一树拐枣，只管打只管泡只管喝就好了。

## 我是儿子的“粉丝”

□岳立新

菊。”“很棒，加个比喻呢？”“一朵金灿灿的金鸡菊像一个灿烂的小太阳。”

儿子上小学，我的书房成了他最初的“创作基地”。我经常把采访本和剪报本拿出来，与儿子一同“欣赏”。起初，儿子只是好奇地翻看不同报刊的报头、找他老爸的名字。但慢慢地，他就开始指着采访本上那一个个朴实的记录，让我讲一讲：战士冻裂的手、老兵颤抖的军礼、灾区群众含泪的笑容……我不失时机地给他谈自己的感受：好的作文，是从心里“流”出来的，不是从笔尖“挤”出来的，也就是把心里最真实的感受写在纸上。儿子似懂非懂，但在他“采撷本”的空白处，开始出现自己的“作品”：今天同桌借我橡皮，我很开心……阳光照在教室，像妈妈做饭时的煎鸡蛋。

慢慢地，儿子眼里的光不一样了。虽然他还是怕写作文，但会主动搬着小凳子坐到我旁边：“爸爸，这个开头怎么写更好？”这时候再忙，我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。我明白，没有什么比守护这颗正在萌芽

的种子更重要。

我们还一起建立了“采撷本”“采风本”。除了每周针对性地选择一篇好作文和儿子一起剖析外，他也总会带上自己的“采风本”，去公园看花，去海边看船，去菜市场听吆喝声。他会像名小记者一样提问：“老爷爷，您卖的红薯为什么特别甜？”然后认真记下：老爷爷说，因为他的红薯是太阳晒过的，太阳是甜的……

这样的坚持，换来的是惊喜接踵而至。儿子二年级的暑假，我带他第一次走进军营。回来后，他先后写下《第一次走进军营》《叠军被》《我的小进步》《我的“小方镜”》四篇小作文，后来被《少年文艺》《少年写作》等报刊刊发，其中《我的小进步》更是荣获大奖。拿到证书的那天，我拿出我的第一本采访本，打开第一页请儿子签名：老爸写了三年才拿回第一个获奖证书，从今天开始，老爸就是你的粉丝啦！儿子先是一愣，接着开心的笑容堆满小脸，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那么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
如今，儿子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三十多篇作品。他的书桌，又增加了一个“剪贴本”，儿子每发表一篇作品，我们都会剪下来留存，并一起对照原稿，看看哪些地方被编辑修改，弄清楚为什么会修改这个地方。如今，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，打开儿子的剪报本，一篇篇重读。从最初稚嫩的几十个字，到现在能写出几百字结构完整的小故事，每一篇都是儿子成长的年轮。

一天晚上，儿子忽然问我：“爸爸，我是不是还很差？像我这个年龄，好多小朋友都已经能做更多的事了。”我放下手中的书，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儿子，在爸爸妈妈眼中，丰盈的内心和良好的品格才是你最大的财富。你从一个曾经一句话都说不完整的孩子，现在能够用文字让这么多人感受到美好，你就是最棒的。人有很多种，有些人是花，开花早；有些人是树，慢慢长，将来能为更多人遮天蔽日。”儿子高兴地钻进被窝：“爸爸，我明天想写一篇关于树的故事。”

儿子熟睡后，我将一张纸条放在他的书桌上：“观察树的根如何触碰大地，就像文字如何触碰人心。期待儿子的小作品。”纸条的署名是：粉丝老爸。

深夜，我习惯性地走进书房。窗外，整个小区陷入沉睡，只有我家的台灯亮着一小片温暖的光。看到还没来得及拆封的包裹，立即打开，是儿子岳建扬参加“新华杯”全国征文大赛儿童组二等奖的获奖证书。

心有所慰。起身轻轻推开儿子的卧室门，九岁的儿子睡得正香，床头柜上摊开着那本翻了无数次的漫画版《梅拉宾法则》，旁边是他积累了两年的好词好句“采撷本”。台灯没关，暖光落在他稚嫩的脸上。

儿子并不是天生就会写作，相反，在他牙牙学语之时我就发现，他的语感很弱。记得刚上幼儿园时，老师曾委婉地提醒我们：“这孩子的语言表达比其他小朋友慢一些。”听后妻子急得睡不着觉，我却胸有成竹地安慰妻子：神枪手也是从脱靶开始慢慢练就的。

“儿子，咱们玩个游戏。”从那天开始，我把“语言训练”悄然融入一个个小游戏。拿出一包他最爱吃的饼干：“儿子，说一个形容词就能吃一块。”随着儿子年龄增长，游戏也随之升级。我带他去公园，会指着路边盛开的金鸡菊：“儿子，游戏开始：金鸡菊，加一个量词。”“一朵金鸡菊。”我伸出大拇指点赞：“加颜色。”“一朵金灿灿的金鸡